

昭

代

典

則

昭代典則卷十一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太祖高皇帝

辛未二十四年春正月己丑定國子監官品秩員數祭酒一人從四品司業一人正六品監丞一人正八品典簿一人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從八品學正十人正九品學錄七人典籍一人從九品掌饌二人雜職

二月戊午擢河間府景州學正胡委安試國子祭酒○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策試會試舉人三十一人於奉天

殿擢許觀爲第一。

○封皇子恂爲慶王。

在慶陽後

魏常川松爲韓

王。

在開

模爲潘王。

在

攄爲唐王。

在南

○癸卯諭皇太子

諸王。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終始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夷，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偷惰荒淫，天厭人離，遂至喪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爾等當克謹克慎。他日庶可永保基業。○上謂廷臣曰：朕常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數人而問之，莫能

荅最後一人言鏡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其朕聞  
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  
主宰天下辨別邪正審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  
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夏四月彗星三入紫微垣○詔更定侍班官員○五月丁  
亥詔定文武官員封贈

兵部尚書茹瑺等奏曰文武官員封贈舊制一品封贈  
三代二品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上命  
翰林院考古制學士劉三吾奏宋制與今例同詔從舊  
制瑺又奏庶子襲武職例止封嫡母所生庶母無封贈  
復命禮部翰林院考古制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

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贈詔從宋制。

更定六科官制

科增都給事中一人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改給事中正九品尋又改都給事中正七品左右給事中給事中並從七品六科掌侍從規諫補缺拾遺分察六部之事而糾其弊誤凡臣民題奏下讀而署之駁正其違失凡制勅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執奏封還凡百司官非其人政失其理露章班劾或封章奏劾凡日朝六科輪一人侍殿廷左右執筆記旨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鞫掌科預焉凡旨下東科類吏科西科類兵科日早朝進揚帖凡諸司題奏日附科箚五

日一銷註。嚴稽緩。朝參。四籍。六科。流掌焉。內官傳旨下。補奏得旨。而後施行之。

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上諭禮部曰。農夫舍耒耜。無以爲耕。匠氏舍斤斧。無以爲業。士子舍經籍。無以爲學。朕念北方學校。缺少書籍。向嘗頒與五經四書。他子史諸書。未曾賜予。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遣人福建購予之。

六月丁巳。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

勅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剃髮。髮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者。其所修行。則去色相。絕嗜慾。潔身。

以爲善。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汙教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毋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經番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設齋醮。亦不許拜奏青詞。爲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做瑜珈教。稱爲善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

己未詔諸儒臣更定禮制

己未詔兵部都察院同翰林諸儒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冠服居空器用制度於是羣臣集國初以來禮制勑酌損益更定以聞

壬午陞大理寺丞周志清爲卿

上諭之曰大理之職卽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漢稱張釋之于定國唐稱戴胄蓋由其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冤故流芳後世今命爾爲大理寺卿當推情定法毋爲深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庶幾可方古人不負命也

秋八月乙丑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上諭皇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爲險固向命汝弟分封其地已十數年汝可一遊以省觀風俗慰勞秦民於是釋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頓聞○遣使勅諭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雨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從後威震之兆也然一句之間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恩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慎之九月庚子詔建寧歲貢上供茶聽茶戶採進有司勿與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而建寧茶品爲上其所

進者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爲大小龍團。上以重勞。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筍。置茶戶五百。免其徭役。俾專事採植。旣而有司恐其後時。嘗遣人督之。茶戶畏其逼迫。徃徃納賂。上聞之。故有是命。

罷閣門使○詔問刑如律

嘉興府通判龐安獲私鬻鹽徒送京師。而以鹽賞其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償鹽入官。且責取罪狀。安上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肯意。豈可以一時之例壞萬世之法。昔唐太宗以選人多詐。冒勅自今。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者。命殺之。大理小卿戴胃奏。據法應流。大

宗怒曰。卿言守法而使朕失信。戴胄曰。勅者出於一時。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今之律。卽古所謂法。國家布大信於天下者也。例者卽古所謂勅。出於一時之命也。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背。是失信於天下也。上然其言。詔論如律。

冬十月丁巳。賜生員巾服之制。

襴衫。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緣。皂緣。軟巾垂帶。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

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乙丑擢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堅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堅言九事。一曰願養聖躬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以為諸王之福。三曰攘夷狄以為中國之福。四曰精選有司以為民生之福。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書奏上。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虜之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充國班超輩惟恐

任之不久何以數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丹爲新化縣丞

丹溫之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安然安業由是流民之歸者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命吏部俾復爲縣丞仍令禮部宴賞而遣之

十一月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等請討西蕃不許

馮勝藍玉等遣使入奏請勒兵巡邊就討西蕃之未附者上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無輕舉爾勝及傅友德宜還京師玉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爲武備待其有變而後取之朕當有命也

高麗權國事王瑤遣使送互市馬至遼東命發廣寧中護等衛牧養○皇太子還自陝西○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

震至四川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開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礮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

便之。

命湖廣寶慶舍人倪基參贊清平衛事

以上言四事而嘉之也

壬申二十五年春正月戊子命五軍都督府程督天下衛所在屯軍人樹桑棗柿栗胡桃之類○二月辛巳穎國公傅友德請假遠等縣官地爲田圃不許

上曰爾貴爲上公食祿數千石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耶友德慚而退。

三月癸未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等往陝西山西河南簡閱士馬○夏四月壬子命涼國公藍玉率蘭州諸衛將士征西番罕東之地○丙子皇太子薨

上御東角門召廷臣諭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

此命也。村葬孝陵東冊曰名以彰德謚以表行古今通議爾皇太子標居儲位二十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弘多特遵古典從公議賜謚曰懿文嗚呼德以名彰行因謚願公論所在朕何敢私。

詔都督聶緯總兵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五月己未涼國公藍玉師至建昌

初以聶緯爲總兵命侯玉至緯爲之副五月辛巳玉至罕東欲縱兵深入其將佐多言西虜負固已久卒然聞大軍深入必鳥獸散去我衆雖多無所施莫若緩之遣將招諭宣上威德令彼以馬來獻因撫其部落全勝而歸揚威示德在此舉矣玉不從遣都督宋晟等率兵



狗附真川土酋哈各等懼遁去。又襲逃寇祈者孫弗及。既而有詔命玉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玉又欲深入番地。取道松疊以達建昌。會霖雨積旬。河水泛急。玉悉驅將士渡河。麾下知非上意。多相率道亡。玉不得已。乃由隴石抵建昌。六月癸酉。遣使勅藍玉曰。月魯帖木兒無父無君。詭詐萬狀。大軍入境。遽信其降。歛兵以待。爲其所玩。比又遣人至京。往來之間。則彼之寨柵已修。糧餉已足。孳畜之類已收。精銳之兵已選。與戰則難。酋決勝。若大軍初到之時。彼寨未修。孳畜之類未收。精銳之兵未選。速與決戰。必當致勝。乃不乘此機。而以詐爲誠。非愚而何。卽今彼寨中出者。不論多寡。盡拘收之。切莫

縱還近知其黨匪徒兇頑者止楊把事及達達千戶二人速宜備執之乃其謀主也既執之彼再無與謀者矣如獲領真卜當即戮之其月魯帖木兒多子徃徃以之出質若有來者收撫之大軍必多方搜捕毋信其虛言必擒之而後已

破之  
秋七月癸未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率兵討月魯帖木兒大

瞿能率各衛兵至雙狼寨攻破之擒僞千戶段太平等其衆大潰月魯帖木兒遁去能督兵追捕進攻托落等寨拔之月魯帖木兒復遁走能復追之轉戰而前破水寨關及上廬寨進至打冲河三里所與月魯帖木兒遇

大戰又敗之。俘其衆五百餘人。溺死者千餘。獲牛馬無算。官軍入德昌。知府安的渡打冲河遁去。能遂調都指揮同知陶凱分兵入普濟州。搜捕之。獲駕橋於打冲河。遣指揮李華引兵追托落寨。余孽進至水西。斬月魯帖木兒把事七人。其截路寨土酋長沙納的等皆中矢死。能遂攻天星卧。漂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復遁入柘興州。

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丁未改詹事院爲詹事府。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仍兼詹事。

洪武初。太子居文華堂。諸儒臣迭班侍從。當是時。東宮

官皆勳舊大臣兼之不別設府僚十四年始設東宮司直郎清紀郎十五年置左右春坊庶子等官又置司經局官二十二年以官聯無統乃置詹事院至是改院爲府設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府丞二人正六品主簿一人從七品錄事二人正九品左右春坊司經局皆列署府中而事皆總於詹事府。

遣使諭涼國公藍玉

上遣使諭總兵官涼國公藍玉曰月魯帖木兒凶頑無識生死輕重殊無顧藉其用事者揚把事達達千戶二人而已若大軍壓境或有使來恐是此人宜卽羈之勿令遁去昔寇恂斬皇甫文而降高岐用此計也且月魯

帖木兒其出也。或詭詐以覘我軍，不可信之。若知其所在，卽遣兵進攻。若來隆密爲之防，所謂事起乎所忽，不可不慎。其屯人建昌土軍三千人，宜收入營，諸將散亡者，捕送京師。又蘇州去西番甚遠，宜早定之。其栢興州、賈哈喇境內，摩娑等部亦須除其兇渠，然後宥其餘衆，俾耕牧以供賦稅。凡節制軍務，惟此最當留意。賈哈喇者，摩娑洞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之職。至是從月魯帖木兒叛。

已酉勅刑部榜諭天下學校

時各處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上召諭之曰：汝等皆老儒，來自郡縣，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悉爲朕言。可嵐州

學正吳從權對曰臣爲學正以教導爲職業民事無聞  
山陰縣學教諭張恒對曰臣守職常在學未嘗出外於  
民事無所知上謂二人曰豈有久居鄉里不與人交  
接縱教學不出每月朔望休暇并四時節序朋友往來  
於民情世務豈不談及汝二人槩言不知詐也且儒者  
所學皆聖賢之道古人有身居田野雖未際遇其心常  
在朝廷伊尹耕於莘野常以致君澤民爲念及出相湯  
發其所蘊以安天下甯戚未遇扣角而歌自薦於齊桓  
公佐興霸業漢賈誼董仲舒輩皆起於田里上書數陳  
時務議論得失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  
古人不得進用汲汲求見於君欲行其所學今汝等旣

集朝堂朕親詢問俱默默不言學聖賢之道者果如是乎又如宋儒李沆爲宰相佐真宗日以四方水旱蟲蝗盜賊等事奏之同僚以爲細事不然其奏沆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有所警懼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聲色狗馬之事矣此人君不問尚且數將四方水旱等事日奏於君今朕以汝等皆儒者故詢以民事意必有以對朕言迺反支離其辭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筭數等事當時得人皆由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爾所壞使天下教官皆効汝輩所爲朝廷焉

能得人二人皆心开失措。上頌謂刑部臣曰若二人者立心不誠爲聖賢之教虛糜廩祿無補於時宜寬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

八月己未江夏侯周德興以帷簿不修伏誅○丁卯命公馮勝等侯王弼等往山西大同等處籍民丁立軍衛開墾屯田○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司官署

上諭廷臣曰南方爲離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之治故殿廷皆南嚮人臣則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禮也五府六部官署宜東西並列其建六部於廣敬門之東皆西嚮建五府於廣敬門之西皆東嚮惟刑部掌邦刑已置西北太平門之外於是以宗人府吏戶禮兵工五部



列於廣敬門之東中左右前後五府太常司列於廣敬門之西悉改造令規摹宏壯命主事高有常董其役丙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頒醒食簡要錄于內外諸司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爲君用坐享夫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鷄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吾民之艱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

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山嶽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量至是編成賜名曰醒食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諱者知所以恤民

九月戊子高麗李成桂幽其主瑤而自立

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旽子禰主國事昏暴自恣多殺無辜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其時大將李成桂以爲不可而回軍禍自知負罪惶懼遜位於其子昌國人弗順請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瑑權國事及今四年亦復昏迷不法聽信讒說離間動舊其子爽復亦朕無知縱于酒色與禍黨玄禹竇

等潛謀復禍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嘗以前者欲攻遼東爲李成桂所阻致令朝廷索取馬足以此譖於王瑾謀害成桂及趙俊鄭道傅南閻等國中臣民多被殺戮羣臣國人以社稷生靈爲慮謂不足以治民今年七月十一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瑾於私第擇于宗親無可以當輿望者惟門下侍中李成桂中外人心夙皆歸附於是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成桂上國事伏望聖裁俯從輿意以安小國之民禮部侍郎張智奏其事

上曰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隱曲豈可遽信爾禮部移文從其自爲聲教若能順天道合人心

以安東夷之民不啟邊釁則使命往來實彼國之福也  
庚寅立皇孫允炆爲皇太孫

懿文太子薨 上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  
吾進曰皇孫世嫡當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 皇  
上無過憂 上曰善至是立爲皇太孫詔曰曩者列聖  
相繼馭宇者首建儲君朕甲辰卽王位戊申卽帝位於  
今二十五年前者選將練兵奠生民於田野統一以來  
除奸貪去彘強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九  
月十三日冊嫡孫允炆爲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  
庶太孫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既爲太孫中外萬幾時  
付裁決當是時政治嚴毅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然愛

戴

命疏鑿溧陽縣銀墅東填河道

自十字港至沙子河凡三千九百六十丈又沙子河至  
臘脂埧凡三百六十丈計役嘉興等府州民丁三十五  
萬九千七百人○既復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  
之諭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費浩繁一自浙河至丹  
陽捨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沂流而上風濤之險  
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畿甸而疏鑿河流以通于  
浙俾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蒞  
事惟勤役民勿暴新頓首受命而行暨河成人皆便之  
冬十月追封沐英爲黔寧昭靖王命其子春襲封西平侯

在鎮雲南○定王府筵宴按察僉事坐次

王府筵宴舊長史上殿僉事坐廳下公聚長史亦居僉事上上謂僉事方面官宜入殿坐長史上

京國公藍玉遣送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至京伏誅

藍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胖伯遂降其衆遣送月魯帖木兒至京師伏誅玉因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蕃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巴梁大竹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爲衛漢州灌縣西連松茂硯黎當土蕃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爲要道皆宜增置軍衛

下羣臣議行之。玉又奏四川軍士少，請籍民丁爲兵。其長河西朶甘百夷地相連屬，恃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致計。上報玉曰：籍民爲軍，甚不可。其民連年供輸煩擾，又以壯者爲兵，其何以堪？况兇渠已獲，人知順命，雖獷悍者，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吾民乎？其長河西朶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重勞。但養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也。今爾所統之兵，選留守禦，餘令回衛爾，卽還京。玉遂班師。而都指揮瞿能同知徐凱亦還成都。

命儒臣重定文武百官職名品秩勲階俸祿。○閏十二月乙酉，夏高麗爲朝鮮國。

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欲更其國號遣使來請命上  
曰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最美且其來遠矣宜更其國  
號朝鮮

甲午免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官○命僧錄司造周知冊頒  
於天下僧寺

時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逋卒徃徃易名姓爲僧遊食四  
方無以驗其真僞於是命造周知文冊在京及在外府  
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爲僧  
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僧名之下旣成頒示天  
下僧寺凡遊方行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許獲送  
有司械至京治重罪容隱者罪亦如之



宥死囚輸粟于邊

上謂刑官曰先王法天道以脩政令方今春陽發生萬物咸遂其性而民乃有冒法禁至死者朕爲惻然若候時處決則繫縲之久死者必多其見繫死囚悉貸其死令還鄉備貲輸粟北邊贖罪於是重囚得宥死者四百四十八人○是時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鞫之門卒檢其身得大珠一顆卒持至靖前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以僞物傷人命推碎之因以上聞上嘉歎曰靖此舉有四善他人見竒物必以獻朕以求容悅而靖不然所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人藏珠於身苟窮詰之必謂有所投獻是以一珠而起大獄靖有陰

德於人二善也。若門卒得是珠因而嘉獎之由是快意求獲人將受法外之苦靖能杜小人僥倖三善也。且人處常易而應變難。今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動心。死斥以爲僞物而碎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善也。癸酉二十六年春正月起致仕。兵部尚書唐鐸以刑部尚書楊靖皆兼太子賓客。○辛巳置大同後衛及東勝左右陽和天城懷安萬全左右宣府左右中衛于大同之東高山鎮朔定邊玉林雲川鎮虜宣德七衛于大同之西皆築城置兵屯守。○乙酉殺涼國公藍玉吏部尚書詹徽玉爲錦衣衛指揮蔣璫告謀反命羣臣訊狀伏誅。徽以文行歷官監察都御史陞左都御史上謂徽奉職公勤

復其家擢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有龍江衛吏以過  
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微不聽吏擊登聞鼓上切責  
微曰吏雖罰後天倫不可廢使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  
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者若有善而阻之  
何以爲勸微大慚吏得終喪是時擢海州儒學訓導閩  
文爲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爲周府左長史  
微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上  
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  
冠帶文綺數衣二十五年太子太保支兼休至是坐監  
黨死

賜代兄謫戍之人及賞其監送者

陝西民有坐事戍邊者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  
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其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  
訴于朝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  
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

二月丙辰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往北平等處備  
邊聽成祖文皇帝節制○庚午諸司職掌成詔頒行中外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  
之蒞官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迺命吏部同翰林院  
儒臣做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  
其設官分職之類類編爲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  
詔刊行頒布中外

甲戌頒稽制錄于諸功臣

上自卽位以來封贊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不知書徃徃恃功驕恣踰越禮分甚或肆情廢法奢僭不度及藍玉以反誅藉其家見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輯爲書名曰稽制錄御製序文頒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僭奢

夏四月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饑先發貸後奏聞者爲令○  
丙申詔絕安南朝貢

時安南弒主廢立故絕之仍命廣西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自今勿納其來使

秋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戊申選秀才張宗濟等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

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悌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辛未遣禮部員外郎潘善應往祭廬山爲周顛仙立碑○九月戊申復以劉三五爲翰林學士○丁巳遣使齎勅勞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

平巡按至孟津有司歛衆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

書吏衣鈔減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曰古之有志者篤誠守已事不苟爲及其仕也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聲色貨利皆不能動蓋其志已定於未仕之先故生則富貴安榮沒則垂名史冊朕臨御三十年矣求賢之心夙夜孜孜而鮮有能副朕望任風憲者無激揚之風爲民牧者無撫字之實昨法司奏言河南會事王平同書吏高源按臨屬郡其孟津宜陽官吏聞王平至卽歛財爲賄賂計平持法無私不爲利動朕聞之喜若平者真有志之士哉特遣人賜平鈔百錠及衣被高源賜鈔五十錠爾其益勵初志公務福民則永有嘉譽欽哉

罷中都國子學○甲子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爲

春坊右庶子

上以東宮官屬久闕命廷臣舉孝弟節行之士廷臣以  
浦江鄭氏對上曰鄭氏朕素知聞其里人王氏亦倣  
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以風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  
十以上者詣闕既至今自推舉鄭氏舉齊王氏舉勲餘  
皆給道里費遣還

冬十月改建翰林院添事府大醫院于皇城東南宗人府  
後○十一月東莞何迪作亂廣東都指揮使司遣兵擊敗  
之械迎送京師伏誅○封皇子梗為岷王

在岷州後摠為  
從武岡

谷王

在上

○永鑑錄成頒賜諸王

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為惡悖逆者以類為編直叙其



事頒賜諸王。又輯歷代爲臣善惡可勸懲者。別爲書名。曰世臣總錄。以頒示中外羣臣。

甲戌二十七年春正月。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鷄鳴山之陽。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二月。策試會試中式舉人于奉天殿。擢張信爲第一。○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訓練浙江沿海軍士。

時海上有倭寇之警。先命都督楊文節制沿海諸軍。備之。至是復命輝祖等往加訓練。

甲辰詔武官子弟習騎射。

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朕嘗令武臣子弟演習武藝。今天下久安。彼年少者。惟安享父兄俸祿。縱酒嗜音樂。歌

舞遊戲。一旦襲賊使之挾弓矢上馬。且不能安能為國  
家効力哉。近揚州衛指揮單壽襲其父職。率兵太州捕  
寇。猝與寇遇。衆軍併力迎敵。壽懼而走。且麾衆使退。遂  
致敗事。此由其素不練習故爾。自今武官子弟宜於閑  
暇時。令習弓馬。當承襲者。五軍都督府閱試其騎射。閑  
習者方許。否則雖授職。止給半俸。候三年復試之。不能  
者。謫為軍。若為令。

戊申定行人司官秩職任

行人司正。正七品。左右司副。從七品。行人。正八品。凡設  
官四十員。咸以進士為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  
上以將命四方。徃徃不稱使指。至是始命以進士為之。

凡齋捧詔赦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軍務整點軍馬等事則遣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而行人之任重矣

庚戌命天下種桑棗

上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則忘饑煖則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兇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且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種綿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

聞

甲寅命韓王濟王分道省視秦晉燕周齊王

上以韓王松濟王模年幼欲其遊視諸王國都以敦友  
弟之情故有是命二王同日啓行至宿州分道韓王由  
周歷秦晉抵燕齊濟王自齊歷燕晉抵秦皆至秋八月  
而還

夏四月庚辰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春秋致祭○  
更定蕃國朝貢儀

上以蕃國朝貢舊儀頗煩故復命更定之凡蕃國王來  
朝先是遣禮部官勞于會同館明日各服其國服如嘗  
賜朝服者則服朝服於奉天殿朝見行人拜禮畢卽詣  
文華殿朝皇太子行四拜禮見親王亦如之親王立受

後峇二拜其從官隨蕃王班後行禮凡遇宴會蕃王班  
次居侯伯之下其蕃國使臣及土官朝覲皆如常朝儀  
五月辛丑詔免孝子郝安童軍役○甲寅安南遣使奉表  
由廣東貢方物却之

上諭禮部臣曰安南築弒不許朝貢已諭廣西布政司  
毋納其使今又從廣東來有司不先請命而擅納其使  
亟遣人詰責之仍却其貢獻不受

癸亥以翰林院修撰任亨恭為禮部尚書○八月甲戌命  
安陸侯吳傑永定侯張金訓練廣東沿海衛所官軍以備  
倭寇○乙亥遣國子監生及人才分詣天下郡縣督修水  
利

上諭之曰。耕稼衣食之源。民生之所資。而時有旱澇。故不可以無備。成周之時。井田之制。行有溝防溝遂之法。雖遇旱澇。民不爲病。秦廢井田。溝洫之制盡壞。議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設興矣。朕嘗令天下修治水利。有司不以時奉行。致令民受其患。今遣爾等往各郡縣。集吏民。乘農隙。相其宜。凡陂塘湖堰。可濬蓄。以備旱暵。宣洩以防霖潦者。皆宜因其地勢。修治之。毋妄興工役。拮克吾民。衆皆頓首受命。給道里費而行。庚寅。新建京都酒樓成。

上以海內太平。思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于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

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於醉仙樓。

九月戊戌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

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岱嶽。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於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託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情文懇切之至。此爲人子

所當爲也。臥水割股。前古所無。雖山於後世。亦是同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只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臥水。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皆愚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臥水。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已酉定正蔡氏書傳成

上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儒臣。



錢宰等定正之。上語以其兄王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不知。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文運興矣。爾等宜攷古正今，慎述作，以稱朕意。於是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總其事，開劄翰林院。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賜名曰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為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益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

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撒馬兒附馬帖木兒遣酋長迭力必失等奉表來朝貢馬二百匹

表稱大明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光明廣大昭若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聖德超越自古所無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方絕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遠國之人

咸得其濟。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聞茲德音。惟知懽忻愛戴。臣無以報恩德。惟仰天祝頌。聖壽福祿。如天地遠大。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其光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

庚申寰宇通志書成

上以輿地之廣。不可無書以紀之。乃命翰林院儒臣。及廷臣。以天道地道之數。編類爲書。其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陸行爲里三千九百四十四。馬驛六十四。水陸兼行爲里三千四十五。驛四十。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馬驛。四爲里三百六十四。西極四川松潘衛。陸行爲里五千五百六十。馬驛九十二。水陸兼行爲里八

千三百。驛一百有四。西南距雲南金齒。陸行爲里六千四百四十四。馬驛一百。水陸兼行爲里八千三百七十五。驛一百一十三。南踰廣東崖州。水陸兼行爲里六千六百五十五。驛七十有八。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水陸兼行爲里三千五百二十五。驛五十四。北暨北平大寧衛。爲里三千六百一十四。馬驛五十三。水陸兼行四千六百四十五。驛六十一。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爲里五千五十。馬驛八十一。水陸兼行爲里六千七百二十。驛九十六。布政司十三。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浙江水驛十三。爲里九百四十八。福建水馬驛四十一。爲里二千八百四十五。江西水驛十五。爲里一千五百二十。

廣東水馬驛四十五。爲里四千三百九十。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一。河南水驛三十一。爲里二千八百四十五。馬驛二十二。爲里一千一百七十五。陝西水馬驛五十一。爲里四千一百。馬驛四十二。爲里二千四百三十。山東水馬驛二十九。爲里一千九百一十五。馬驛三十六。爲里千四百八十四。山西水馬驛五十。爲里四千三十。馬驛四十一。爲里二千三百八十。北平水馬驛四十七。爲里三千四百四十五。馬驛三十九。爲里二千三百六十四。湖廣水驛十八。爲里一千七百三十。馬驛二十六。爲里一千五百三十五。廣西水驛五十。爲里四千四百六十。水驛六十四。爲里四千

二百六十五雲南水馬驛九十六爲里七千二百馬驛  
八十三爲里五千二百七十五四川之道三水驛九十  
四爲里七千二百六十五馬驛八十二爲里四千七百  
九十五水馬驛七十爲里五千九百時天下道里縱一  
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此其大畧也四夷  
之驛不與焉

冬十月己丑罷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臣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  
後爲之時可爲而財力不足不爲也財有餘而民不欲  
不爲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爲之則  
事易集今雲南土壙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若復加

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爲  
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  
人馳駟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十二月丙寅置寧夏羣牧千戶所○甲戌申定皇城門禁  
約

乙亥二十八年春正月辛亥遣使勅周王橐駝發河南屬衛  
馬步軍往塞北築城屯田○甲寅遣使勅晉王桐發山西  
屬衛馬步軍往塞北築城屯田○甲子敕成祖文皇帝發  
北平并遼東屬衛精銳騎兵命都指揮使周興等往三萬  
等處勦捕野人○庚辰詔右軍都督府榜諭龍州土官趙  
宗壽等

諭曰皇上以鄭國公常茂有罪特以父開平王之功不  
忍遽寘干法安置龍州其昆弟仍享爵祿撫存如故惟  
龍州遠在西南自我朝平定天下土官趙貼堅稱藩納  
款誠事朝廷貼堅已故其妻乃與常茂結爲婚姻誘合  
諸酋肆爲不道及貼堅姪宗壽裝爲土官與貼堅妻互  
相告訐又言茂已死皇上以誠信待人且以茂功臣  
之子得罪而死深可矜憫并釋其告訐之罪今有人言  
茂實不死宗壽等知狀已遣散騎舍人諭宗壽捕茂宗  
壽漫不加意延玩使者久不復命其意莫測皇上未  
卽問罪特命榜諭爾宗壽等知之如茂果存則送至京  
師以贖爾罪如復違令則命大將軍率兵討捕罪在不



赦如茂果死則宗壽亦率親大小頭目至京具陳其由  
凡龍州軍民人等悉皆知會

三月丙申罷應天府龍江及大勝港抽分場官○夏四月  
詔停造進王宮室

敕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况  
邊境營繕朕常爲卿言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  
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  
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  
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  
軍糧每駟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  
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視高麗自古

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承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如此。今遼東乏糧。軍士饑困。儻不卽發沙嶺倉糧賑之。必啓高麗招誘。逋逃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諾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六月己丑。御奉天門。勅諭文武羣臣。

勅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僞。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刀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

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刑。剝鬮割之刑。蓋嗣君宮內生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皇置丞相。不旋踵。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之。惟謀逆不赦。餘犯輕者。與在京諸親會議。重者。與在外。

諸王及在京諸親會議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許  
法司舉奏並不許擅自逮問合議親戚如皇后家皇妃  
家東宮妃家王妃家邵王妃家駙馬家儀賓家魏國公  
曹國公信國公西平侯武定侯之家朕皆已著之祖訓  
爾五府六部等衙門以朕言刊梓揭于官署永為遵守  
秋七月戊午詔國子生習讀春秋

詔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為百王軌範修身立  
教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  
專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有明之繼今宜習讀之以  
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為政臨民庶乎有本

有道士以道書獻却之

有道士獻道書。侍臣請留觀之。或有可取。上曰。彼所獻書。非有神。固氣之道。卽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政治之術。將躋天下生民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却之。毋爲所惑。

八月丁卯。命左軍都督楊文爲征南將軍。廣西都指揮使韓觀爲左副將軍。右軍都督僉事朱晟爲右副將軍。率師赴廣西討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戊辰。遣禮部尚書任亨泰監祭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龍州趙宗壽之故。上謂亨泰等曰。龍州地連安南。大軍壓境。彼必致疑。宜告之以趙宗壽之罪。不可赦。

安南當慎守邊境毋啓納叛之謀敬如朕命彼此邊徼之民皆幸矣亨泰等至安南陳曰規聞命畏恐即奉詔貽書亨泰等言朝廷懷柔遠邦矜恤蠻夷覆煦敦戒不啻如天地父母此皆好生之德也而陋邦下國畏天事上之誠惟閣下亮察而已亨泰等因復書叙朝廷所以用兵之意以慰安之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詔征南將軍楊文移兵奉議等處○九月甲午詔岷王榷之國

初岷王定都岷州 上以雲南土曠人悍必親王往鎮之故命岷王改都焉

詔免山東及應天等五府稅糧○重定尚官尚儀尚服尚

食尚寢尚功六局及宮正司并神官尚寶孝陵神官尚膳  
尚衣司設內官司禮御馬印綬直殿十一監午門東華西  
華玄武奉天左順右順七門鍾鼓惜薪二司兵仗內織染  
針工巾帽司苑酒醋麵六局內承運司鑰內府供用三庫  
東官典種典藥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親王府承奉司  
典寶典膳典服三所與門官內使等官品職○始令法司  
擬罪引大誥減等○庚戌頒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  
勅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  
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  
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  
長深官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

之臣猶懼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  
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求爲不刊  
之典昔漢高祖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  
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爲深戒  
者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卽位  
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  
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  
以朕祖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  
遵守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卽以奸臣論無赦

閏九月庚寅詔更定親王歲支祿米

上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歲



用祿米各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亦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制。量減各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至是戶部議更定。親王歲給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上於是重定祖訓錄。名爲皇明祖訓。其目仍舊。而更其箴戒章爲祖訓首章。上以是編之作。將垂之萬世。命大書揭于右順門內西南廊下。朝夕詳覽。斟酌損益。久而後定。旣而遣使召諸王至京。諭以減祿米之故。且以皇

明祖訓賜之

冬十月罷百官朝參賜食

禮部臣言百官朝參賜食實出厚恩緣職事衆多供億爲難請罷賜從之先是每且視朝奏事畢賜百官食上御奉天門或華蓋武英等殿公侯一品官侍坐於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於丹墀內文東武西重行列坐贊禮贊拜叩頭然後就坐光祿司進膳案以次設饌食畢百官仍拜叩頭而退率以爲常至是始罷之

征南將軍楊文等平奉議州蠻寇

初征南將軍左都督楊文等駐師奉議州之東南分兵

追捕賊黨且遣人招降其脇從者。賊皆焚廬舍入山谷。憑險阻立柵木自守。文督將士屢攻破之。賊衆潰散。左副將軍韓觀等遂分兵追討都康。向武富勞。上林諸州縣破其更吾蓮花大藤峽等寨。斬賊首黃世鐵。并其黨一萬八千三百六十餘人。賊屬八千二百八十七人。焚死男女四百三十四人。招降蠻民復業者六百四十八戶。徙置象州武仙縣。蠻寇遂平。時兵部尚書致仕唐鐸參議軍事。以朝廷嘗命征進。畢日置衛守之。乃會諸將相度山川形勢。置奉議等衛。并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等處守禦千戶所。設官軍鎮之事。聞詔從其言。

十一月癸亥。令儒臣書尚書無逸篇于殿壁。

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  
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君當  
常存惕勵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宴然周  
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  
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  
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  
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  
戒今日講此深慙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禮制集要成頒布中外

上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卽位以來累命儒臣  
歷考舊章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

之制各有等差者爲條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爲不軌。僭用黃羅帳幙。飾以金龍鳳紋。運者逆賊藍玉。越禮犯分。床帳護膝。皆飾金龍。又金爵以爲飲器。家奴至必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而蘇州府民顧常亦用金造酒器。飾以珠玉寶石。僭亂如此。殺身亡家。爾等宜重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編類成書。申明禁制。使各遵守。敢有仍前僭用者。必寘之法。成造之人。如之。至是書成。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傘蓋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奏啓本式。署押體式。服制。頒布中外。

十二月壬辰諭戶部自二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

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俱不起科○詔征南將軍楊文等班師○已酉朝鮮國王李且遣使奉表貢方物

上見其辭不遜謂禮部臣曰以小事大禮重修辭前者朝鮮王李且數生彙端已嘗詰問彼謝罪之使方歸而侮慢之辭又至朕非不能伐之古人有言不勤兵於遠所以不卽興師者以此今留其使者可移咨李且令遣撰文者至方歸之俾知生彙之由珣言表文是其國門下評理鄭道傳所撰遂命遣道傳未幾釋珣還

辛亥洪武志書成詔頒行之

其書述都城山川地里封域之沿革宮闕門觀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易靡不具載

丙子二十九年春正月壬戌以詹事府丞杜澤爲吏部尚書左春坊左贊善閻克新爲禮部尚書○乙亥朝鮮國王李且遣其知門下府事鄭總來請印誥不許○二月庚寅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使緬國及百夷

詔緬國王罷兵解爭緬人遂聽命復詔思倫發曰朕惟中國古先聖人馭頑禮德各有條章列聖相繼守而行之故上下相安黔黎樂業諸侯敬畏世祿子孫國祚綿長若列國敢有憑弱犯寡者則天下發兵以責之賊賢害民者亦發兵以伐之暴內凌外則興師以撻之野荒民散則用兵以削之貧固不服則舉兵以侵之賊殺其親則正其罪以殺之放弑其君則明其罪以誅之犯令

凌正則杜而絕之。內外亂焉。獸行則殄滅之。此九代之法也。爾思倫發律以九伐之法。宜加憑弱犯寡之罪。夫中國周臨四夷。與諸酋長地里相接。然朕未嘗恃頑。憑凌絕滅其嗣者。雲南之地已爲我有。似乎尚強以取之。非也。乃元世子孫梁王者。恃元之苗裔。匿我有罪。納我通逃。誘我邊守。是乃不得已而發問罪之師。非無故也。况元運天更其苗裔。不當安處於此。爾麗川之蠢初。擅興金齒之役。次謀景東而寇定邊。理當發兵致討。朕釋而不較。未嘗強爾爲約束之邦。聽爾自爲聲教。今又幾年矣。近聞蠢食鄰邦。意在擴土地而擅有其衆。又將爲我西南之役。古中國聖人有云。山川地里人物之類。廼



神器也。非人強有。必天授。然後得之。爾思倫發不修鄰  
邦之好。三面發兵。養食諸國。其貪也如是。其謀也如是。  
彼麗川周臨之國。始古至今。各有主者。未嘗吞併。朕雖  
不能止爾。聽爾自爲。果天道使然。爾以人事應之。或者  
猶可。朕今戒爾守全。設或不守全而動。若不全。虧是無  
全。亾然莫若守全。以圖綿長。不亦美乎。思倫發聞詔。恐  
懼俯伏謝罪。願罷兵。適其部酋刁幹孟叛。思聰等以朝  
廷威德。諭其部衆。叛者稍退。思倫發欲倚使者。以服其  
下。強留思聰等。又以象馬金玉爲寶。爲餽。思聰爲書諭却之。  
以謂中國不以象馬金玉爲寶。所寶者忠臣烈士強兵  
勇將孝子順孫。宜送使者還朝。自此不爲侵擾。斯可以

明忠君之心。思倫發大喜。邀思聰等設宴爲樂。率其部衆送之。境上思聰等遠具奏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上以其奉使不失職。謂其才可用。甚喜之。各賜衣一襲。

安南國以其前王陳叔明之卒來告哀。

上以陳叔明逼逐其王陳日燧使不得其死。因篡其位。未嘗來告。叔明懷奸挾詐。殘滅其王。自圖富貴。不義如此。庸可與乎。今叔明之死。若遣使吊慰。是撫亂臣而與賊子也。異日四夷聞之。豈不効尤。狂謀踵發。亦非中國懷撫外夷之道也。爾禮部咨其國知之。

癸卯征虜前將軍胡冕討湖廣郴桂廣東潭源廣西平川

諸蠻平之○丙午降禮部尚書任亨泰為監察御史

亨泰奉使安南私市蠻人為僕故降之

三月甲子成祖文皇帝擒胡將索林帖木兒等於徹徹兒山

寧王權言近者騎兵巡塞見有脫輜遺於道上意胡兵往來恐有寇邊之患。上曰胡人多奸示弱于人此必設伏以誘我軍若出軍追逐恐墜其計於是勅成祖文皇帝選精卒壯馬抵大寧全寧沿河南北覘示胡兵所在隨宜掩擊三月甲子文皇帝率諸軍北至徹徹兒山遇胡兵與戰擒其首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哈刺兀復與戰敗之遂班師

壬申罷漢楊雄孔廟從祀進董仲舒

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世教若漢楊雄臣事賊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于名教甚爲乖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矣上納其言命去雄祀仲舒

秋八月丁未免大平等五府田租○庚戌改六部諸屬爲清吏司

上以六部之屬皆稱部混而無別故欲易其名因寓飭勵之意凡諸部屬皆曰清吏司更其名者十有三吏部選部曰文選司封部曰驗封司勳部曰稽勳司禮部儀部曰儀制祠部曰祠祭膳部曰精膳兵部司馬部曰武

選駕部曰車駕庫部曰武庫工部營部曰營繕屯部曰屯田水部曰都水虞部曰虞衡其戶刑十二部及吏部考功禮部主客兵部職方名皆仍舊。

頒表箋文式于天下

先是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駢儷上甚厭之乃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右春坊右贊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于天下諸司今凡遇慶賀謝恩則如式錄進。

九月丁卯朝鮮送撰表人鄭總等三人至京皆留之

朝鮮國王李且送撰表人鄭總等三人至且言鄭道傳病不能行表辭實總等所撰上謂禮部臣曰今朝雖

送來數儒生勿造其還。蓋此輩畧通古今。未知道道故  
任其小智。調弄戲侮。若朝鮮廢置無乃皆數生之爲彼  
數生者。幸災樂禍。曾不如昔楚國一伶人耳。昔楚伐鄭  
軍少。北鄆公鍾儀陷焉。鄭得之獻於晉公。見之問南冠  
者爲誰。有司云鄭人所獻楚囚也。晉公召問之。鍾儀所  
言皆中理。以語范文子。文子知鍾儀雖伶人君子也。盍  
歸之。晉楚構兵連歲不已。此人歸晉。楚罷兵必成。公從  
之。厚待而歸之。楚遣人報鍾儀之歸。晉之德也。由是兵  
解數十年無征戰之勞。此一人懷君子之道能排難解  
紛以安黎庶。朝鮮數生曾不如一伶人。古人云以道助  
主者以德而安天下。此數生不爲主量力。敢爲小敵之

堅故作戲慢生隙殃民爾移文朝鮮無用是數生留之  
京師別授微職以杜王左右之禍

冬十月乙酉詔定各司奏事次第

禮部會議凡奏事一都督府次十二衛次通政使司次  
刑部次都察院次監察御史次斷事官次吏戶禮兵工  
五部次應天府次太常司次欽天監若太常司奏祀事  
則當在各司之先凡晚朝唯通政使司六科給事守衛  
官奏事其各衙門有軍情重事者許奏餘皆不許詔從  
之

華大理寺案牘盡移後湖○改置天下按察分司爲四十  
一道○十一月己巳詔刊稽古定制

上以諸功臣之家不循禮法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雖屢加誡勅終莫之省迺命翰林儒臣取唐宋制度及國初以來所定禮制參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勳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食祿之家貨物禁例皆有定制命頒之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十二月丙午復永州知府余彥誠等十人官

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定遠知縣高斗南儀真知縣康彥民岳池知縣王佐安肅知縣范志遠當塗知縣孟廉縣丞趙森懷寧縣丞蘇益等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民具列各官善政請闕以請。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者民道里費。



丁丑三十年春正月丙辰命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巡西北邊以備胡寇。○乙丑漢沔盜高福興等爲亂，詔耿炳文、郭英討平之。○壬申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

先是以雲南荒服之地未設按察司，命布政使司兼理之。至是始置司設官，其軍民重事仍令與西平侯沐春議之。

己卯改太常光祿二司爲寺，官制仍舊。○改儀禮司爲鴻臚寺。

設官六十二員，卿一員，正四品少卿二員，從五品丞二員，從六品主簿一員，從八品屬官司賓署丞一員，正九品司儀署丞一員，正九品鳴贊四員，從九品序班五十

員從九品

已卯頒爲政要錄

其事載文武官屬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有三條

二月白虹亘天貫日○丙戌朝鮮國王李旦遣使進貢謝恩

朝鮮王李旦以柳珣等蒙恩放還遣其判三司事僕長壽密直副使辛有賢等貢鞍馬及金銀器布人參等物至京師謝恩上諭禮部臣曰朝鮮密邇東陸之地國家爲切近前者王氏怠政而亾李氏繼興數生邊釁與語再三終不能止易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朝鮮本新

造之國而所用之人皆非賢智之士。此恐非三韓之福也。昔子產於鄭。凡為辭命。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必更數人之手而後行。所以鄭國稱治。如鄭道傳等。廼小人之尤者。在王左右。豈能助其為善。苟使鄭總。虛仁度。金若恒。仍在朝鮮。又鄭道傳之羽翼。今總等既不免。王不精審。又將假手於人矣。宜諭其國王。深思熟慮。以保三韓。

三月癸丑。策試會試中式舉人于奉天殿。擢陳刻為第一。

○庚辰。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龍里千戶吳得鎮撫井孚戰死。

林寬聚攻龍里守禦千戶吳得鎮撫井孚。議城守之計。令人馳報貴州都指揮使司。堅守以待。授至賊縱火燒。

四門攻城益急得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  
賊勢如此徒守無益卽上馬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或謂  
得曰賊勢方盛宜候其怠擊之得曰城破頃刻何候之  
有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於君不孝於親吾  
何用生爲卽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  
遂中毒弩死孚繼戰亦死于陣城遂陷事聞上曰忠  
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得并孚臨難  
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爲指揮僉事  
孚爲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勅兵部具禁約私茶事宜諭川陝守邊衛所

先是勅右軍都督府曰古者帝王馭世必嚴夷夏之辨

者蓋以戎狄之人貪而無厭苟不制之則必侵侮而爲邊患矣。今朵耳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蕃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所謂貨遷有無者也。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而彼玩侮之心漸生矣。爾右軍卽移文秦蜀二府長史司啓王發都司官軍松潘弼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番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豈爲利哉。制馭夷狄不得不然也。○又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椿曰。秦蜀之茶自弼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無此。邇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爲夷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於唐而盛

於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制戎狄之道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我國家控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雜物使番步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夷狄哉爾其諭布政司都司嚴為防禁無致失利○至是勅兵部曰巴茶自國初徵收累年與西番易馬近因私茶出境致茶賤馬貴不獨國課有虧殆使戎羗放肆生侮慢之心蓋由守邊者不能禦防或濫交無度縱放私茶或假朝廷為名橫科馬匹以致番人悖信朝廷初不知此但謂西番不順豈知邊吏有以激之已命曹國公李景隆齎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以傳朕命令各番酋領受牌為符契以絕奸欺尚恐邊衛將士

巡防不嚴私茶出境爾兵部備傳朕意諭邊守者知之  
於是兵部具禁約事宜遣人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  
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

夏四月乙酉勅晉王成祖文皇帝備邊○辛卯諭成祖文  
皇帝築大同城○丙申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部右  
侍郎

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却而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  
且思恭言於朝 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

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甲寅大明律誥成

上御午門諭羣臣曰朕有天下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  
定律以繩頑刊著爲令行之已久然而犯者猶衆故於

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略附載於律凡榜文禁約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今編成書刊布中外天下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庶稱朕恤刑之意

乙卯命楚王楨率師征古州洞蠻湘王栢副之○庚申夜有星大如鷄子自天厨入紫微垣有二小星隨之至游氣中没○己巳勅晉燕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虜

上以天象示變占北方當有警勅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徃徃必驗不可不慎也爾等所守



地方不下六千里。急遽難爲聚會。每處軍馬多者不過一二萬。而胡人之馬計有十萬。設若南行。馬勢必盛。自非機智深密。晝夜熟算。孰能制之。兵法云。制人不制於人多。算勝少。算不勝。况無算乎。爾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倘或失機誤事。非惟貽擾朕躬。爾等安危亦係於此。吾今略與爾謀。或今歲或二三歲止。是本護衛及都司行都司軍馬各守地方。倘遇胡馬寇邊。不宜與戰。或收入壁壘。或據山谷險隘之處。夾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見我不與之戰。必四出抄掠。俟其驕怠。分散隊伍。不嚴。我以馬步邀截要路。破之必矣。若一見胡馬。輒以三五千或一二萬輕與之戰。豈特不能勝之。必至失利。務深

歲設計待彼恣意馳騁則一鼓可擒其首將矣。

陸翰林修撰張信爲詩讀編脩戴彝爲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難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且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然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頭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苟有壅蔽則耳目聾替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愴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聰明卽爲所蔽矣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乃能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

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之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妄所惑則亂從何生矣。

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並賜鈔遣還

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

六月辛巳策試下第舉人于奉天殿擢韓克忠爲第一。

先是禮部會試者多而中式者少被黜落者咸以爲言命翰林儒臣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得六十一人至是復廷試之擢韓克忠爲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出

身有差。

命兵部諭守邊諸將

自今邊將不得以所虜胡人爲家奴。所獲馬匹。牧于塞上。或千百匹。或四五十匹。不得私鬻。若欲財用。則入焉于官。給其直。若征討。悉分給騎士。還日。損者償其直。馬少不願鬻者聽。

置政平訟理二椿諭罪囚

上諭刑部官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言哉。爾等每諭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不

必親至朕前。但以所犯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詔理。旆傳旨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旌。宣德意遣之。繼令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錄。寃者卽爲奏聞。無寃者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褫犯死罪者。准贖。

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秋七月。置都知監銀作局。

都知。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開支勘合銀作。掌造內府金銀器用。

命曹國公李景隆訓練河南將士。○八月己亥。以義門鄭沂爲禮部尚書。○丁未。禁諸王非時興作。擅役工匠。

上謂工部臣曰天下人匠編成班次赴工各有定期然諸王府每有興造臨期之際趨此違彼艱莫甚焉夫勞民動衆春秋所戒方今諸王在國宮室各有定制皆宜守禮安分勿擾於民可也朕嘗聞元時廬州太子爲修宮室令民冒雪舁木監司版圖兒見其苦卽釋之又知威順王在武昌因恐小吏械繫之于市廉訪司官言此小事王宜勿預王卽釋之此二子皆知禮奉法聽納正言所以能享其富貴也今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作勞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爾可移文各王府知之○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

耘早作夜息。雙婦繰絲緝麻。縷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迫索。交至竟不能爲。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弊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純綺之下。農桑勤苦。藐無聞知。一衣製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宜戒之。

辛亥令天下各置木鐸

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內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民凡遇農桑時月。清晨聚衆。鼓鳴比自會田所。及時力田。里老縱其怠。

情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立相調給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癸亥勅楚王楨湘王栢率其軍築銅鼓城。

勅楚王楨湘王栢曰前命爾兄弟帥師征蠻既不親臨戰陣建立功勳宜各以護衛軍一萬銅鼓衛親軍一萬靖州民夫三萬餘築銅鼓城每面三里城池宜高深坊巷宜寬正營房列宜齊整期十一月訖工令銅鼓衛指揮千百戶守之其銅鼓軍士除留一千守衛餘從總兵征進至耕時仍還本衛爾兄弟可率築城護衛軍士還國繪圖來奏知。

乙亥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討古州叛蠻無功命左軍都



督楊文爲征虜前將軍代之遂平諸洞

諭文等曰都指揮齊讓討賊久而無功故命爾等代之凡用兵行師以嚴明爲務賞罰必當功罪然後恩威並行人心悅服如分遣官軍入山追捕日可行十五里十里或二十里募印還管如此則出入有時寇不得肆其徂詐若五開蠻人果來連搆卽調兵會征南將軍都督僉事顧成用勦捕之其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以事獲罪可與步騎三四千俾之立一功寧都督湯都督嘗領兵爲楚湘二王宿衛駐營黔陽辰溪之地二人亦令從征宋都督劉都督亦可與軍一二萬俾自當一路仍洗激思州宣慰司土官轉運糧餉以足軍用文等進討

諸洞叛蠻悉平之

冬十月戊子停遼東海運

上諭戶部臣曰遼東海運連歲不絕近聞彼處軍餉頗有贏餘今後不須轉運止令本處軍人屯田自給共三十一年海運糧米可於太倉鎮海蘇州三衛倉收貯仍令左軍都督府移文遼東都司知之其沙嶺糧儲發軍護守次第運至遼東城中海州衛倉儲之

十一月癸酉平緬蠻刁幹孟叛遂宣慰使思倫發命西平侯沐春爲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爲左將軍徐凱爲右將軍討之

思倫發奔至京師上憫之命沐春等率雲南四川諸衛

官軍往討刁幹孟。諭思倫發曰：爾遠離鄉土，經涉歲月，不能無懷土之思。強臣爲亂，勢不自容。奔逃至此，欲謀還國，非將勇兵強，不可得也。朕今送爾至雲南，與西平侯且駐怒江上。先遣爾平旦心腹之人往國中，諭爾還國之意，以觀國中之向背。立衛騰衝，以觀其勢。若威遠遠幹已附朝廷，他郡亦皆聽命，則刁幹孟反逆之威日消。腹心之人效順者多，爾歸國之期可數日而待矣。若輕易而進，而刁幹孟之勢方盛，國人腹心莫與爲敵，則爾之疆土終非而有也。

春二月癸未上不豫

廷臣數問安勅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乂安，何期至正

之君失於勤民。慢於事神。由是假手羣雄。倡亂華夏。兵  
興之時。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  
人。恣爲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楚。  
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爲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  
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六十七矣。靜而思之。非

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  
非朕無心於天下。以救民爲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  
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皇陶  
稷契伊尹周召爲之臣。其有志匡主一也。朕以此示卿  
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

戊寅三十一年春二月戊寅。定吏員出身事例。○平緬蠻

刁幹孟請入貢

西平侯沐春奏麓川刁幹孟請入貢。刁幹孟叛逐其酋長思倫發。恐朝廷聲罪致討。故來歸款。而思倫發所部勿都亦據守騰衝怒江及景東迤外威遠等處。俱已嚮化歸朝。刁幹孟懼爲所攻。欲假朝廷之威以拒勿都。其言入貢恐未可遽信。今姑勒兵俟之上遣人諭春曰。遠夷詭詐誠有之。然姑從所請以伺其變。其勿都所守諸路爾可從宜撫諭。若刁幹孟之虛詐當審度其宜而處之毋失事機。

甲辰都督僉事徐凱執卜木瓦寨叛酋賈哈刺送京師伏

誅

賈哈刺。此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俾領其部落。後與月魯帖木兒叛。走據木老寨。其地峻險。三面斗絕。下臨大江。江流悍急。不可行舟。惟一道僅可通人行。官軍至。輒自上投石。遂爲所拒。不得進。及是。凱等至。斷其汲道。以困之。寇不得水。日就窮促。凱乃督將士直抵其寨。力攻之。寇不能支。遂就擒。

三月己酉。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使貢馬及琉璜胡椒等物。

先是其國遣女生姑魯妹在京讀書。至是謝恩來貢。

夏四月丁丑。罷回回欽天監。○庚辰。五軍都督府兵部請討朝鮮不許。○勅成祖文皇帝召四涼開平遼東諸將分

左右翼與代遼寧谷王禦虜

初曰。巡聞塞上烽火數警。此胡虜之詐。彼欲誘我師出。境縱伏兵以邀我也。不可墮其計中。烽起之處。人莫宜近。雖望遠者。亦須去彼二三十里。今秋或有虜騎南行。不寇大寧。卽襲開平。度其人馬。不下數萬。豈可不爲之慮。可西涼召都指揮莊德。張文傑。開平召宋真。宋晟。二都督。遼東召武定侯郭英等。會兵一處。遼王以都司及護衛軍悉數而出。北平山西亦然。步軍須十五萬布陣而待。令武定侯劉都督。宋都督。翼於左。莊德。張文傑。都指揮陳月。翼於右。爾與代遼寧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使彼胡虜莫知端倪。則無不勝矣。兵法示

饑而實飽。內精而外純。爾其察之。

己丑享太廟。諭太常宜加敬慎。

享太廟畢。上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寺臣曰。往年種此。因感泣下。又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卽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明。照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當祭祀。宜加敬慎。旦暮中。使供酒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令齋潔。以安神靈。

陞刑部侍郎暴昭爲左都御史。天策衛經歷周瑛爲左會都御史。龍江衛經歷黃福爲工部左侍郎。羽林衛經歷邊昇爲工部右侍郎。



皆以言事稱旨也。

五月都督何福擒叛蠻刁幹孟思倫發復還平緬

西平侯沐春進兵擊平緬先以兵送思倫發于金齒使人諭刁幹孟不從乃遣左軍都督何福崔能等將兵五千往討之福等躋高良公山直搗南向大破之殺其酋刁名孟斬獲甚衆回兵擊景罕寨寨乘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械俱盡賊勢益盛福使告急于春春率五百騎往救之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令騎馳躡寨下揚塵以警之賊乘高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大軍卒至驚懼遂率衆降春乘勝復擊崆峒寨賊夜潰走刁幹孟乃遣人乞降事聞朝廷以其誣詐復授春征虜前將軍令俟變

以討之。秦後病卒，才幹孟克不降，乃命都朴何福往討。擒刁幹孟以歸。思倫發始得還平，綱踰年卒。

五月甲寅上不豫。○丙辰四川平茶土酋楊欣來朝貢方物。○乙亥勅成祖文皇帝總率諸王備虜。

戊午勅左軍都督楊文曰：兵法有言：二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應敵。爲將者不可不知是也。朕子燕王

在北平，中國之門戶。今以爾爲總兵，往北平參贊燕

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寧三府護衛，選揀精銳

馬步軍士隨燕王往開平隄備。一切號令皆出自王

爾奉而行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慎毋二心。而有二志

也。○勅武定侯郭英曰：朕有天下，胡虜遠遁久矣。然前

孽未殄不可不防。今命爾爲總兵官。都督劉真宋晟爲之副。啓遼王知之。以遼東都司并護衛各衛所步軍。除守城馬軍。及原留一百存守。斥堠餘皆選煉精銳。隨遼王至開平。迤北擇險要屯駐。隄備一切。號令悉聽。燕王節制。○乙亥勅。燕王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海內無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獨才智。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爲長。據外安內。非汝而誰。已命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等軍。郭英總遼東都司。并遼府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總率諸王。刊檄度勢。用防邊患。又安黎庶。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托付。

之意其敬慎勿忘

乙酉上崩於西宮皇太孫卽皇帝位○辛卯葬孝陵

上以天縱之資起自田里遂成大業當是時元政陵夷  
豪傑並起大者竊據海濱小者連數城邑皆恣爲殘虐  
糜敝生民天下大亂極矣上在民間憫然傷之已而  
爲衆所推戴拒之益來乃不得已起義兵卽條法令明  
約束務以安輯爲事故所至撫定民咸安堵十餘年間  
盪滌羣雄戡定禍亂平一天下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  
武不殺之所致也卽位之初稽古考文制禮作樂修明  
典章興舉廢墜定郊祀建學校尊孔子崇儒術育賢才  
註洪範叙九疇罷黜異論表章經籍正百神之號嚴祭

祀之典察天文推曆數定封建謹法律慎賞罰撫四夷  
海外遠方皆遣子入學南極炎徼北逾冰壤東西際日  
月之所出沒罔不率服昧爽臨朝日宴忘冷虛心清問  
從善如流神謀睿斷昭見萬里退朝之暇卽延接儒臣  
講論經典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寘殿廡出入省觀斥  
侈靡絕遊幸却異味罷膳樂泊然無所好敦行儉朴以  
身爲天下先凡詔誥命令詞皆自製淳厚簡古洞達物  
情戒諭臣下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勅子孫  
臣庶具有成書詔法萬世謹官壺之政嚴官寺之防杜  
外戚之謁而家法尤正紀綱法度彰彰明備至於禮先  
代罷獻俘尊高年孝弟勵農桑蠲逋負宥死刑焚獄具

旌廉能。黜貪酷。摧奸暴。佑良善。寬仁愛人。專務德化。是  
以身致太平。三十餘年。民安其業。吏稱其職。海內殷富。  
諸福之物。莫不畢至。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傳  
稱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然成湯革夏。乃資毫釐。武王代  
商。爰賴西師。至于漢高。雖起徒步。尚籍亭長。挾縱徒集。  
所附。上不階寸土。一民呼吸響應。以有天下。方冊所  
載。未之有也。於戲盛哉。况生而神明。屢有異徵。印章夫  
質。鳳采龍姿。聲如洪鍾。竒骨貫頂。故元時太史言聖人  
生江淮。按讖索之。竟不能得。蓋天啓大明隆盛之運。  
實生聖人。以膺景命。夫豈偶哉。或在位三十一年。升遐之  
日。天下哀慕。如卒考妣。永樂元年六月丁巳。尊謚聖

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  
太祖。○上嘗退朝顧謂侍臣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  
爲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  
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爲治  
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  
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  
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爲之惕然。○上又嘗謂  
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爲  
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  
不由於違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愛民。故立之君  
以治之。君能愛安生民。則可以保茲天眷。卿與朕共事

者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之事夫有弗至者卿卽以爲言使之有所警苟謂已安不以爲意治亂繫焉。頓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雖老悖敢不盡心。○上又嘗燕間與侍臣論事。上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所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口至矣。憂其所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虚心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由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以納善。人臣當以道



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上  
又嘗諭羣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但當平其心則  
可以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爲之事或緩此則識見未  
至故有過誤若緣私意而所行有繆戾者此特故爲耳  
君子小人之過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  
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故無所回互小人巧  
於修飾故多所隱蔽入君苟不察其微則君子小人莫  
能辨別又曰朕親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  
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已而怒之  
以順已而悅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  
權衡在已當兼取於衆論不可以一時之喜怒爲進退

爾○上又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忌憚  
謂侍臣曰當時坐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  
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強盛代宗一旦  
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  
何難但在斷不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  
無兵權故凡所爲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  
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  
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  
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  
命四方而已彼旣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  
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上又嘗謂侍臣曰毀

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昵同乎流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不肖。而譽者未必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人能知其毀者果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且又忌之。鮮有不爲所毀者。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唯問於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之實。故知人爲難。而知言尤爲難也。